

# 一碗茶汤,照见半壁江南

□林颐



2022年3月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王旭烽

主流叙事的小说不容易出彩。一来,读者看惯了形式多样的文体,胃口养得刁了;二来,怎样平衡红色价值观与文学的自主意志,难以把握。

王旭烽的小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。这位被江南烟雨浸润的作家,继“茶人三部曲”之后,又完成了长篇小说《望江南》,这些作品构成了统一的整体,不断讲述生活在杭州的忘忧茶庄杭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,以家族历史见证时代风云。王旭

烽小说丰富的文化元素、文人趣味和地域的写作视角,让它们在同类作品里脱颖而出,具有个人鲜明的特色。

小说以陈布雷的葬礼为开端,酝酿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。这场葬礼牵连着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党派立场,杭家这代的当家人嘉和沉稳持重、遇事三思的性格,就在这幕场景中展露无遗。隐踪在外、周旋于政治圈子的嘉平也在此时归来,他的神秘身份与担负的任务即将引发浙江政局的动荡。两位男主角的出场,落笔不凡,纵横牵绊,小说的布局初见雏形,人物也立得住,一部好小说的气场就出来了。

《望江南》写得好的另一场景,是小年夜祭灶。山中养病的杭盼带着国民党飞行员曹家远回家,亲共的一对年轻人杭汉和黄焦风不见人影,黄娜以为叶子撞倒杭汉和焦风,发生争吵。焦风是嘉平新婚妻子黄娜的孩子,而庸俗不堪的黄娜实际是骗婚赖上嘉平;嘉和夫人叶子是日本人,与嘉平离婚后与嘉和同居尚未正式成婚;另外,方越是嘉和的前妻方西冷与汉奸李飞黄所生的儿子,八面玲珑的方西冷现下与美国记者凯尔打得火热,想要带方越或杭盼去美国……如此复杂的多角关系,围绕着年轻

一辈的恋情、家族的密事与围墙外隐隐传来的风声,写作难度是很大的。

王旭烽处理得很好,让我想起《红楼梦》的中秋宴,旧时民俗做了幕布,大家族聚会,登场的人多,热闹,喜庆,然而,一丝丝苍凉渐渐地沁了出来,像张爱玲所说的,“时代是仓促的,已经在破坏中,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”。这一场家宴,每个人物的性格都翩然纸上,分配到的笔墨不多,而那些隐含的枝节,旁逸斜出,交错罗织,一张网悄悄地罩了下来。

在众说纷纭、人头攒动的一派嘈杂中,王旭烽捕捉住了每个人单纯的、简明的、真实的声音。历史是看不见的存在,巨大的目标就在前方,它要退回到个人,退回到每个人具体的境遇和行为举止,每个人的内心想法,历史才会变得鲜活。红色叙事不能虚张声势地打出旗号,直接征伐庞大、无名的社会,要把视线聚焦在个人的身上,王旭烽以他的机敏和诚实,发现了与历史对话中的真我。

《望江南》的优点还体现于语言特色,张弛有度,不乏抒情和诗意。冲突激烈的忘忧茶楼“锄奸”一幕,处理得干脆利落,突出了李飞黄的形象,半疯不疯,唱做有加,杭

寄草与罗力这对久别重逢的爱人的心生间隙也呈现眼前。人与人之间原本亲密的情感,要怎么抵御大时代轰隆隆转动的车轮呢?书里的几段恋情,嘉和与叶子、杭盼与曹家远、杭汉和焦风,寄草与罗力、杨真与邹远志,都写得单纯而美好。嘉和叫叶子“小绢儿”,叶子叫嘉和“大哥哥”;曹家远心念杭盼,经年之后,从台湾驾机投诚大陆。那些长久的等待,长远的厮守,不时涌动的一点点浪漫,有风情的细节和情境,那些近乎童话的至死不渝、刻骨铭心的爱意啊!爱,是杭家人在世间立足的锚;爱,是作家赋予人物抵御时代风沙的盔甲。

杭嘉和是家族的中心人物,是书中最通透的人,他以淳朴诚挚之心待人,以无为退忍之心做事,在航道变更之际,他把握了风向和舵。书中有一段,嘉和接到“右派”分子方越的来信,信写得朴素得体,嘉和深感,方越已经感染了杭家人对美感的感悟力、精行俭德的茶人气质。我想,这句评语是对茶人精神的高度概括。人生如茶,所有的波澜、所有的辉煌终归会趋于平静,但好茶可冲七泡仍有余韵缭绕,虽淡如白水却依旧清香悠远。

好茶如茶,斟一碗茶汤,细细地品一段历史。

# 古老宗祠里的现代困境

□夏丽柠



2022年1月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余松

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里说,中国的乡土社会是“礼治”社会。礼,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,合乎于礼,就说明这事做得对。然而,维持“礼”的并不是国家法律,而是传统。

这些传统,恰好成了中国乡土社会里,各个家族社群相互维系的根基,或者说必须遵守的纪律。宗族社群在我国已经存

在几千年,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,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,难道没有受到半点冲击吗?

余松的小说《米祠》,便是以现代文明的视角,对宗族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博弈进行了一次旁观者的审视。本书以一个个小小的宗族祠堂为原点,围绕祠堂内外的族人生死、生活坎坷,以及人性阴暗,徐徐展开了一幅现代乡土中国的凄婉画景。在历史与未来之间,米堡的现代人在苦苦思索如何破局。

米祠,指的是米氏宗族祠堂,专门用于同姓家族祭祖,即宗祠。家祠,是为家人祭祀近代祖先所设,一般不出五服。由专门的家庙祭祀转变成人祭祀的宗祠制度,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才被朝廷允许,普遍称作祠堂。

米堡的祠堂,可不是简单用于祭祖的,还担负着重要的“历史使命”。那就是将死的族人,要被提前送进去,与祖先交流,等待最后灵魂被祖先接走,躯壳才能入土为安。看似荒谬的族规,却被米氏宗族神奇地传承下来了。

正如费孝通所说,宗族的规矩不是法律,规矩是“习”出来的礼俗。从俗即是

心。米堡人,是打心眼儿里接受这个族规的。米堡的民办教师米度,因患胃癌晚期,被儿子们送进了米祠,不得与人接触,只能等守门人送饭,直至死亡。能在祠堂里去世,在族人看来,是神明的眷顾。入祠,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。米度独自在祠堂中等死,就像困在囚笼里的斗兽。死亡像个幽灵,在肉身与神明之间,不停游走对位。可上山也好,入祠也罢,这种宗族法规,真的能让人在死亡之后,灵魂得到接纳而进入天堂吗?祠堂里的米度与祠堂外的族人,都心存疑问:族规真的不能破吗?

米堡的大家长,老支书米弗,因身体欠佳,开始着手安排儿子尽早接替自己的职位。在遭遇各种阻力后,米弗决定铤而走险,进行公开选举。古老的村落,迎来了现代化的选举,的确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。虽然宗族的规矩尚无法打破,但现代文明的脚步却仍然坚定地向前走。

重病的老会计米陀被送进了祠堂。从来没有过两个族人同时在祠堂等待死亡,望着老米陀,米度心里不禁感叹:这祠堂里到底装得下多少灵魂啊?

米陀大半生都与老支书米弗一起工作,他知道米弗和村里人太多的秘密。本着

进了祠堂的人,都不能再出去的规矩,他将秘密告诉了米度。老支书去城里都干了什么?大儿子怎么可能是领养的呢?老光棍捡来的哑巴媳妇是怎么回事?亲生儿子怎么会吞掉老米卡与疯女儿的低保?

这些乡村纪事,像个流动的漩涡,将米度惊悚的头脑紧紧地包裹。在老米陀先走一步之后,米度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,求生欲望越来越强烈。或许,他还在胡思乱想,祖先要的是洁净的,还是肮脏的灵魂呢?毕竟,误诊是现代医学才搞得懂的事情。

祠堂内,米度生不如死;祠堂外,选举如期进行。村里的年轻人,在时代推动下,为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,正在张罗为米祠申遗,然后开门售票参观等有关经济利益的问题。有人说,现代乡土宗族,不再依靠血缘维持彼此,而是依靠经济利益。

正如西部作家雪漠所说,宗祠的命运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,从宗祠的变迁中,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。宗祠所象征的文化的死亡,不是西部独有的困境,而是整个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。《米祠》这部小说,恰如其份地呈现了这种困境。

# 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

□赵青新



2022年2月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周利成

民国是报刊出版的繁荣时期,当时,《大公报》《益世报》《北洋画报》等报刊风行市面,在无形中写就了一部各具特色的近现代史。这些报刊图文并茂,丰富翔实,只要有心人加以整理编撰,就能成为了解民国文化、社会风貌的很好的历史资料。

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该书由天津档案馆编辑研究部一级调研员周利成先生编著,分征婚、订婚、结婚、离婚、离殇五大类婚恋主题,老画报里的广告、报道、文章,按照主题分别呈现。编者以夹叙夹议的方式,一边讲述旧闻旧事,一边点评析读,揭示这些材料背后反映的人物心态、社会民俗等内容,以及时代风气的相应变化。

这些事情发生在百年之前,但是,它们并没有让我觉得陈旧、过时;相反的,它们表现出鲜活、即时性,与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差异。比如,民国时期就有空中婚礼、水上婚礼、集体婚礼等形式,可以说相当时髦了。全书登载了许多老报刊的复印件,看那会儿新娘子的婚纱、演艺明星和名媛女郎的装扮,别具一格,自成风韵,现在的“网红”还赶不上那种天然的美丽和气质呢。报刊上的征婚广告,让我恍然觉得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会儿就相当盛行这类小广告,而民国时的措辞要文雅一些,要求大

致也差不多,其大胆不输于后世。

区别在于,民国时的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仍然比较低,能够在报刊上发广告、被报道的,不会是市井百姓,一定都是经济宽裕的富有家庭、上流人士,或者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,要么就是受大众瞩目的电影明星、戏剧名伶、舞女等公众人物。所以,该书的就是一部衣香鬓影、名流荟萃的民国画报,它的局限就是只能反映精英阶层的婚恋状况。

在这本书里,我们可以看到:“金嗓子”周璇、“影后”胡蝶等人订婚、结婚的盛大报道,与我们现在对于明星生活的好奇心并无二致;对于社会名人婚恋的详细报道,比如,熊希龄与毛彦文的老少恋,据说在当时还带动了一阵老夫少妻的结婚风潮;溥仪、文绣离婚真相,罗舜华、李绮年互殴案等报道,掀开了华丽的袍,爬出了底下的虱子……

诸如此类,原本属于家事,却被公诸于众,人人得以窥看。此间种种,显露了双刃

剑效应。一方面,是开放、自由,人们勇于追求所爱,为所爱而不惜代价;另一方面,在自诩开放的前提下,潜藏的危险也屡屡发生,征婚广告夹杂着骗婚毋庸多言,舆论的指手画脚也难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,将当事人裹挟其中,比如,周璇婚变始末既是男女双方观念差异的结果,也是舆论“逆刀”造成的割裂。

民国倡导“婚恋自由”,然而,女人相比男人仍然更无自由。越剧名伶筱丹桂为张春帆骗婚并被控制,屡遭家暴,被当作摇钱树,最后走上自杀之路。66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毛彦文之婚事,传为美谈,而已故总统黎元洪之小妾、43岁的危文绣改嫁30岁的王葵轩之婚事,却受到报章口诛笔伐,世人嗤笑,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
这些婚恋悲剧,不是一个人的悲剧,也不只是民国的往事。一百年过去了,有些事情在改变,有些事情还是停滞不前。真正实现婚恋自由、妇女解放、两性平等,道路依然漫长。